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UG 22 1939

T 117/4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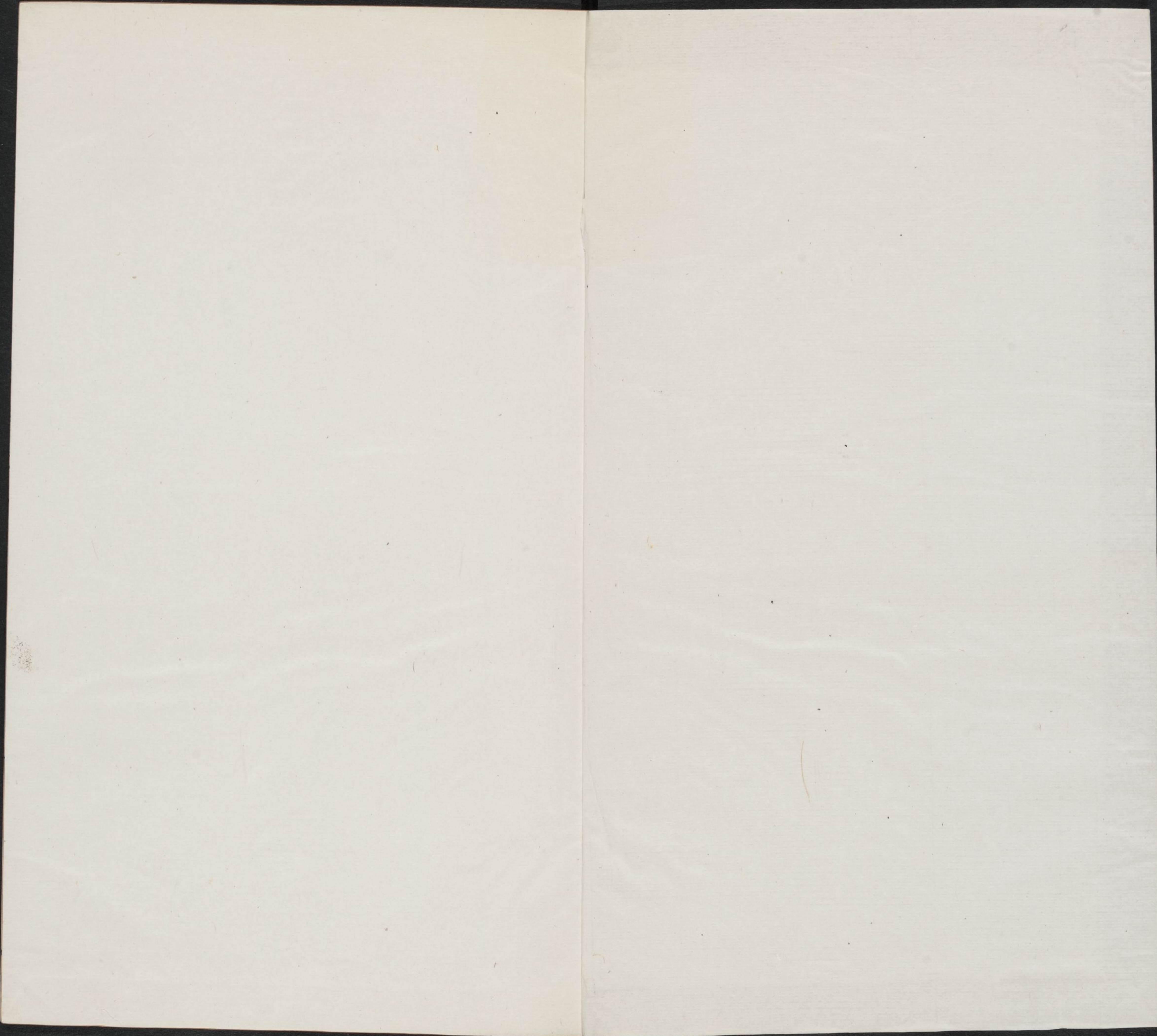
(25)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Faint, illegible text visible through the paper,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重訂禮記疑問卷之九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雜記上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
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
之左轂以其綏復

復諸侯以襲衣冕服爵弁服謂平日所服魂所附
也今乘車在道綏其所執以升者以其綏復即以
其服復之意乎改讀為綏旌旗之旄也奚取於招
魂下文大夫士死於道亦曰以其綏復亦謂其魂

禮言雜言卷之九
所附也尊卑不嫌同復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紼

吊含祿賵外有臨以執紼禮辭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紼又再三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則此禮為君所命審矣解者訓自行臨哭之禮若聘禮之有私覲然非也下諸侯使人弔其次含祿賵臨皆同日而畢事是明証

雜記下

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

戚容稱其服

喪雖以哀為主而附於身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非敬其曷能辦之曰敬則扶而起杖而起垢面而已皆當自裁度而不專在於瘠矣敬為上三句極說得分曉

一心在喪事上是為敬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則哀與瘠皆必中於禮矣非敬其孰能與於斯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

存乎書策云者非直依禮經所載行之而已也顏色亦必稱其情戚容亦必稱其服也註非若父母

禮記卷之九
之喪哀容體狀之不可名言而經不能備言也此
語極透懇

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喪禮之大者必以禮處人是不奪人喪必以禮自
處是不可奪喪

孔子曰大連少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
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此東夷之子句極有意味夷狄之有君亦是此意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此哀不與服俱除曰外除此哀與服俱除曰內除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

見似目瞿二句煞極痛懇讀是語而輒忘親者非
孝子也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間尚思及其親况未免喪乎
况親之猶存乎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
與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一牲之
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子不見大
饗乎

父母之喪至於葬時一出此門不可復入與賓客

之出門也何異人子之致情也宜何如故既造而包其餘曾子曰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其辭旨極痛極惻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剝

如斬如剝所謂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者誠可為訓

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為病君子弗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

人子之心痛親之亡若無欲自存者而致哀故至于毀非必至于毀然後為孝也毀瘠為病守身之

謂何此君子所弗為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躅者三乃出

冠吉禮也與凶別然時至宜冠雖三年之喪亦可冠也

孔子曰伯母叔母䟽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鄭氏曰伯母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義服之情輕于骨肉故踊有絕地不絕地之殊雖然皆情也隨此真情所發自然各中於禮乃為得禮之情若

先存箇絕地不絕地之意是專務於禮之文者而已矣再言由文乎哉蓋深譏其情之未至也禮之文宜知而禮之情不宜太分別以求知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偏下管仲晏子世所稱賢而一則奢僭以犯禮一則固陋以廢禮禮教不從茲壞哉故孔子亟發不僭不偏之論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

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耻居其位無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耻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耻之

居其位以下五耻是從政之事若未聞而求聞既聞而求學既學而求行在學與仕皆不可廢也註訓為學為政太分別

方氏謂鄙夫之心在乎固其位故患既得而復失君子之心在乎稱其位故耻既得而又失極有理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王制凡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是論制禮之不可
易此云凶年則乘騶馬祀以下牲是論用禮之不
可執易之損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是禮也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
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
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易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一日之澤正
人君普施之恩澤也故下天上施

弗能者弗能以強民也弗為者弗為以縱民也訓

弗能為不能為治似未當

孔曰管仲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
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宦於大夫者而為之
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管仲取盜二人以為公臣是為出格之取桓公命
二人為管仲服亦為出格之服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

臣子不幸而遭內亂豈直宜不與而已哉此云者
唯是勢重難鋤即為所脅必不可與為亂耳

喪大記

此篇自疾病內外皆埽至於復歛沐浴殯葬大節
目及哭泣拊踊之儀衾絞棺槨之制練祥禫虞之
祭弔拜送迎之節亦畧備具皆有關于人道之大
者讀禮者不可謂為凶禮不一究心也

為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為之拜

有爵無爵就來弔者言來弔者有爵而為後者不
在則以攝主無爵辭來弔者無爵而為後者不在
則攝主代為之拜可也蓋為後者雖無爵凡有爵
無爵來弔皆可拜唯特加禮于有爵者耳若攝主

無爵則不得代拜於有爵者之弔也註似欠弔者
一邊



祭法

吳興沈氏云祭法自燔柴於泰壇祭天也以至終
篇即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
羣神之義疏也上只添禘郊祖廟一段說得是第
其所述則首禘郊祖宗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水
旱四方又次廟祧壇墀社殤五祀乃叙聖王之所
為祭祀者若曰此其所為祭典也是為祭法云爾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
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
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燔

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禮少
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
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
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
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
則不祭

萬物本乎天
人本乎祖
人本乎祖則不可無禘郊
祖宗之祀
萬物本乎天則不可無天地四時日月
四方諸神之祀
此記者立言之序

四時即包寒暑祭分為二者何四時各有所司而

一寒一暑若更有以司之者故別為祭之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
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
祖宗其餘不變也

此專重一箇不變生曰命死曰折曰鬼此五代所
不變者七代更立禘郊祖宗祀名不同然總之祭
鬼報其命之所自出者而已何變之有知所更立
者終歸不變則為人報本反始必隆禘郊祖宗之
祀為萬物報本反始必隆燔柴瘞埋等之祀此萬
世所不可易者此記者立言之本旨也要識得

禮記卷之九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鄩鴻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契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

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此又是一提掇故自有功烈於民及民所瞻仰民所取財用立為祀典以見萬世之不可變

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其有造於生民不小本文但稱功烈特就其烈然昭著言耳

凡先天以創制後天以經綸立法以施及兆民者其功德萬世不可泯滅是萬世之所當祀也易稱曰杵之利萬民以濟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舟楫之

禮記卷之九
利以濟不通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濟天下結繩
以為網罟以佃以漁上棟下宇以待風雨結繩而
治易之以書契垂衣裳而天下治此等法施於民
萬世其孰能忘之

水火金木土穀六府正德利用厚生三事所關於
民生者不小有人焉勤其事至於死其功德在天
下何如身任國家安危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必易
危為安底定而後已若詩所謂予手拮据予口卒
瘁者其功德在天下何如

大菑莫如洪水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卒至
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是能禦大菑之尤者桀紂暴
虐民陷水火之中湯武誅君弔民若時雨降是能
捍大患之尤者

厲山氏而下凡十五人程功度德其中不無差殊
然其心其力則無有不盡者此其澤及天下萬世
之遠其祀當與天而無極也

就十五人而論若有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
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之不同然其法施於民者
即其所勤事定國者即其所禦菑捍患也且堯舜
之功之德豈止能賞均刑法以義終勤衆事野死

而已哉記者蓋各舉一事而言若曰如此十五人者有如是之法施有如是之勤勞有如是之捍禦功德在天下在萬世有決然不可泯滅者此祀典之所並載耳要善體會

立我烝民莫非爾極詩以頌稷而厲山之子農能先之二人之功豈止一手一足哉自謂使人誠便於天下萬世者矣

非土不能生穀故稱稷即及於社

堯典首敬授人時本帝嚳序星辰以著衆來敬天勤民信有家法

堯不止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而已然昭昭之多亦天也

舜生三十登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聖人在世一日必做一日事真所謂死而後已者

鯀方命圮族其功似無可紀然其心力則亦已殫竭矣所謂以死勤事非耶故曰鯀郭洪水而殛死禹脩鯀之功此記禮者不以成敗論人處石梁王氏曰祀禹非祀鯀也余則曰祀禹必祀鯀也

舜殛鯀謂方命也而不棄其子禹修功蓋父愆也而不讐其君皆聖賢至德事非後世所有

禮記卷之九
按史黃帝創制立法其利澤及民不可枚舉而此但稱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猶其各舉堯舜之一事也云爾
到五品遜百姓親方為民成勞來匡直輔翼厥功不小
冥勤其官而水死真所謂以死勤事者
湯除桀之虐文武去紂之暴其功與再造者同及夫二字承上起下收拾前王官夜明等祭且總結之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見祭之不諂不瀆蓋稟然嚴矣是謂祭法

祭義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䟽䟽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禮貴得中祭數與䟽皆非中也故必合諸天道悽愴怵惕之心感於時而動是天理自然之中也如何䟽得數得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

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

齊以交神明也統在吾心之神明思其居處笑語直至思其所樂所嗜此心之神明不合祖考之神明乎所以乃見其所為齊者

志意是平時所嚮往者樂則其所耽樂也嗜則其所獨嗜也

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必有見必有聞通在吾心之注想上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死者往矣其聲色心志嗜欲不與之俱往可想而見也致愛致慤實存且著

此敬字下得極好敬養則承顏接辭自然不違其志敬享則若聞若見自然不蹈于非終身弗辱端在於此此當重看不忘不絕存字著字思字

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也

鄉之者心鄉之也一鄉之則成饗不鄉則皆虛文矣臨尸寧無赧怍乎

敬曰齊齊心無不一也忠曰愉愉心無不盡也欲饗曰勿勿諸心無他念也是謂鄉之是謂能饗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

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如不欲生若欲與死者同歸也此極能狀孝子之哀思

曰如見親之所愛又曰如欲色然愉愉乎其忠也蓋如此

長樂陳氏云君子之於親生事之以禮故事事之日喜與懼半死祭之以禮故祭之日樂與哀半極說得好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
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
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
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
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
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夫言豈
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濟濟漆漆皆自修飭之貌此取祭君子之容非孝
子恍惚以交神明之事也言豈一端二句辯得極
明

容也遠也言其容遠遠非可以淺近窺也訓非所
以接親親也謬

薦俎薦進之俎也禮樂各有次第曰序百官各執
一事曰備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
虛中以治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
沐浴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
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
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
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凡事不可不豫不可不備也况於將祭時乎虛中以治之則無不豫不備矣

宮室薦俎禮樂百官百物皆所當豫慮者皆所當備具者

曰豫曰備便見有所當治者而要在虛中然不獨祭也虛中以治養則盡志盡物矣虛中以治喪則必誠必信矣又不獨養與喪已也凡事理有所當求者皆當虛中以求有所當應者皆當虛中以應虛中而天下之能事畢矣虛中之時用大矣哉曰如弗勝又曰如將失之總是慎重之意

上云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恍惚之有此云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斯謂之善承祭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端誠曰慤忠實曰信

慤信敬禮有必宜至是者茲皆至于是而無少缺欠無少過差此謂盡慤而慤云云

則或使之者心之敬如聽親命不知誰所使也此

見孝敬之心之真處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誦其進之也敬以
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
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誦固也進而
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受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教也
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可知也言於祭可知其孝心也精神在諸敬字上
曰誦曰愉曰欲一以敬主之茲可想見其心矣故
曰孝子之祭可知也
一心承祭曰敬齊是祭之本也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
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
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
道也

此形容平日之所為孝養者要重看三必有字四
如字

論祭時曰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論平
日亦曰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必有此平
日乃有此祭時也

自首節至此若分而實合通重一箇敬字其精神

在幾箇必字上似一截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孩提無不知愛稍長無不知敬此是愛敬之本我將此本常立於其內是謂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也我立此本便是立人樣子民睦民順有不待教而成者故曰教民睦教民順教身教也

皆知有親皆知用命是謂貴有親貴用命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聖人以是為未足也築為宮室設為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膾蕭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

天地間一氣耳然有氣則有魄魄即是氣之凝結者疑結者有時乎散而氣未嘗散也故以氣言曰神以魄言曰鬼合鬼與神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曰教之至夫魄人所具也然生則必死死必歸土歸者歸也非鬼而何然所歸者骨肉耳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有不與物俱泯者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鬼神其可以分言乎哉故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氣不離魄然以魄言不見其為神唯若下文所謂發揚於上者昭明君蒿悽愴乃見神之為神處故

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亦不離氣然以氣言不見其為鬼唯若下文所謂衆生必死死必歸土乃見鬼之為鬼處故曰魄也者鬼之盛也就是以觀一氣一魄一鬼一神也合氣與魄皆鬼皆神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而可以忽慢乎哉肅然起敬凜然其不可近固人情所必至者故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人生時此氣此魄也此氣魄相為依附也死亦此氣此魄也魄則下降而魂氣則無不之也曷為百物之精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凡人之

禮記卷之九
生也稟受兩間之精氣方成其為物及死時精氣
既漸消亡實消亡未盡故稱游魂游魂亦精氣也
况有受精者多用物者弘若子產之所云者孰非
此精氣之發露乎故曰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鬼則歸矣無可見者故直曰鬼神則無不之而洋
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故特下一著字
因問鬼神之名故曰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
神云云然聖人制禮未聞命鬼神以為則者且曰
黔首曰百衆曰萬民語多錯雜非出夫子口吻
反古復始言反到古初復其本始也總之則反始

而已觀下文自見

人本乎祖制宗廟祭祀之禮以教民民自然推其
所自不敢忘矣故曰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
以氣魄分鬼神亦可曰報氣報魄則不可然曰教
衆反始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則得聖人
制禮之意矣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
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是故昔者天子
為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
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齊盛

禮記卷之九
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
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於是取
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
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
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
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
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
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
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
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

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
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
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此以下不必皆孔子之言然為籍躬耒以供醴酪
齊盛躬朝視巡以備犧牲祭牲親蠶繅染以為黼
黻文章皆極大典禮所以反古復始者所謂致敬
發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者是則天子
諸侯之所當知者故記禮者特舉以示訓

人之所由生不可不知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
所由生則凡可以用吾敬達吾情者無所不至矣

禮記卷之九
故竭力從事以為報不敢弗盡焉是故昔者天子
以下則其實事也故再三曰敬之至也孝之至也
致敬發情云云雖並言實則一敬而已觀下文敬
之至也句可見

發其情發字是暢達之義中有此情必暢達而後
已也

天子為籍以下正其竭力從事處然本致敬發情
來

一牲耳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納而視之擇而卜之
巡其所以致其力焉是之謂竭力從事是之謂致

敬發情

從公桑蠶室說卜入蠶之人如何而浴種如何而
采桑如何而食蠶如何而獻繭如何而使繅如何
而朱綠玄黃為黼黻文章一祭服之成皆從此心
之致敬達情出所謂竭力從事以為報不敢弗盡
者必若是而後為盡也中庸云齊明盛服以承祭
祀其然哉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
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
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

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

大孝三句說得極好尊親尚矣弗辱可勉而能也
不知弗辱之義者難乎其為子矣

大孝尊親訓嚴父配天誤矣必爾則所謂大孝者
必天子而後能耶孔孟身為聖賢尊其親為聖賢
之親未嘗不為大孝也後儒唯泥中庸大孝章併
孟子為天子父節謂唯尊其親為天子父始稱大
孝耳不知舜之大孝首在德為聖人凡有如舜之
德尊其父為聖人之父者可不謂大孝乎不必其
為天子也且假舜當時而不允陟也將不得為大

孝乎若孟子所云尤極明白其曰為天子父尊之
至也則知凡有盛德可承寵命者未嘗不為尊也
特不可語尊之至耳豈必皆尊為天子哉謂嚴父
配天為大孝吾所不信

先意承志最難而諭父母於道尤難蓋先意承志
不遺父母之辱是吾身可自做的事諭父母於道
必使其立於弗辱之地中間煞有許大委曲開曉
潛移默致之功在而極之即舜之烝烝乂不格姦
也豈易能哉此曾子之所不敢任也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

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
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
遂哉及於親敢不敬乎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
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
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
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
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
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
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凡行皆於父母有關故曰行父母之遺體

自居處以至戰陳皆人子所當為的事却種種有
關於吾親一有不遂便辱及其親柰何弗敬

五者獨以居處為先便有使人慎獨意下文慎行
二字正照此

為此事盡得此理曰遂為人所指摘所非議即謂
之哉

人無近名但幸哉有子如此之稱願不可少也欲
人如此其稱願要在常存弗辱之心

養可能也六句極說得好敬且安而無卒猶未善
也故又着慎行能終一段

禮記卷之九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此極言孝道之大要人必如此乃為盡孝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仁人孝子未嘗不用物也而常存時育之心蓋不敢身為不仁自蹈于非孝也

仁孝一理也孝親仁民物一事也不能仁是謂不

能孝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用力用勞不匱自是三等非應上尊親弗辱能養三等審若註所云必天子始稱大孝諸侯大夫士皆中孝庶人皆小孝耶然則曾子之孝小孝耶舜不登庸允陟亦小孝耶吾恐其未然也

禮記卷之九
凡可以報親之慈愛者無所不用其力曰用力必
尊仁必安義而勞著於族常曰用勞仁義博施於
天下無所不至而物亦無不備曰不匱蓋用力者
特用吾力耳未必知仁義也故曰小孝尊仁安義
如祭法所謂以勞定國者則非一手一足之力矣
故稱用勞曰中孝焉然猶有勞之可紀也德教加
于百姓刑于四海所及無窮而所為養者亦無窮
是詩之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故以大孝稱
焉雖然尊仁安義不必其勞之顯著也盡一生之
精力皆勞也博施備物能必其遇之如吾意哉但

所為澤及天下萬世之遠是不匱之大者天下莫
宗王祀萬世論大孝者當必以孔子為極至云
祀必求仁者之粟身必不蹈不仁之域
禮終者禮終父母之身併終父母之遺體無非禮
也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
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
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
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
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

禮記祭義卷之九
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
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
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
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
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
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不虧其體二句重下句人知不虧之謂全不知不
辱之謂全知不辱之謂全則一舉足一出言自不
敢忘父母矣曰不辱其身不羞其親意豁如矣詩
曰無忝爾所生正此意

今之人亦知道而不徑矣舟而不游矣而如徑如
游者皆趨而赴焉是亦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
可悼已

自大孝尊親至此通言孝昔者有虞氏以下六條
通言弟乃承說孝弟發諸朝廷是記者之次第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
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
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
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

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
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
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為
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搜狩矣軍旅什伍同
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
路至乎州巷放乎搜狩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弟
敢犯也

虞夏殷周皆貴德然爵富與親亦未嘗不並重也
記者欲言尚齒之同却將德爵富親分貴於四代
而訓詁家又說四代之治隨時以救弊此語與夏

尚忠尚質周尚文云云同大抵皆不足憑者
人道之大親親長長而已除却親親便是長長了
此云年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甚有理
朝廷重孝弟天下皆知所尚矣此寧死義而不敢
犯也此當重首一句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
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
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
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
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摠干所以教諸

禮記卷之九
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
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君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
子齒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
九十者東行西行者不敢過東行西行者弗敢過欲
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
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
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

因說孝弟達乎天下遂說教孝教弟以及教德教
養教臣復抽孝弟一節言之謂其由大學來隨說
天子設四學而崇齒說君就言政說君與揖讓總

之則皆明年貴於天下之意也

延平周氏云先王之於教豈必諄諄而命之也哉
蓋行禮於此而人得於彼而不知者乃教之至也
此發教之一字極透

壹命再命齒于鄉族不必言唯是三命不齒然族
有七十者亦弗敢先也此語意有輕重當體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
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
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天子儘做得參兩事業總是天所玉成其有善而

讓焉宜也非過也下倣此

父母生成我長老教訓我故本諸父母存諸長老
存者記憶之不忘也

成諸宗廟成其禮於宗廟也

自有而自專曰逆不自有而自專曰順所以示順
者言以此順示天下使不敢逆於上也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易抱龜南面
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
敢專以尊天也

陰陽天地何情哉然冥漠之中實有欲昭然以示

人者不可謂非情也而不能自致也唯聖人知而
建之立以為易而必稟命以斷其志焉易曰聖人
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明以前民用
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正與此合

立以為易是官名若大卜筮人之類故曰易抱龜
南面註將易龜平解恐未然

易曰夫易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此
進斷其志之說也書曰官占唯先蔽志昆命於元
龜亦此意

慈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

禮記卷之十
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

耳所聞目所見與心所注想合一焉曰不違
儼然必有見乎其位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愾然
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耳目不違心之說也註
不得以亂四字謬

重訂禮記疑問卷之十

祭統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
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
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賢者之祭也必受其
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
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
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
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

禮言卷之十
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

禮家見世之為祭者多徇其物而忘其本故首提非物自外至句指說自中出又指說生於心又承說心怵而奉之以禮此心怵二字最警惕省得心怵二字則雖欲不奉之以禮不可得矣此非賢者不可能也故歸說唯賢者能盡祭之義此節重看生於心者也一句

心怵而奉之以禮句可盡祭統一篇之義

此申賢者盡祭之義故直說到致其誠敬明薦不求其為

祭必受福似要其終而能備然後能祭却推其始慶源輔氏曰經之所謂福具於未祭之前世之所謂福應於已祭之後此言足以發之

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是提綱忠臣以事其君三句申說內之當盡上則順於鬼神三句申說外之當順故總收云如此之謂備

誠信忠敬總由心怵以致其情奉之以物云云則所謂奉之以禮者然唯在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

禮言卷之十
為此是孝子之心所謂能盡祭之義也
上但云奉之以禮然禮非物不將也此故云奉之
以物道之以禮然非安之以樂則猶恐其強勉也
非參之以時則猶恐其遺忘也故又着此二句禮
器云禮交動於上樂交應於下和之至也祭義云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䟽䟽則怠怠
則忘此足以相發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
是之謂畜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
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

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如有不及曰追唯恐其斷曰繼

孩提無不知愛人少則慕父母此點愛慕終父母
之身又終其身此之謂畜畜則必順於道不逆於
倫矣此心常念其親違道的決不敢行這是順於
道悖倫的決不忍為這是不逆於倫順道察倫終
身孺子之慕是之謂畜

三道平言而意重在祭

順是順親之志如曾子之養志是也

敬而時總只是箇不忘

禮記卷之九 祭義 卷之九
此心只在明薦上是孝子之心終身只做事親事
是孝子之行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
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
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
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
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
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
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祭敬而時是內自盡又求外助又求助已之所不

能盡者是謂盡志

祭必備外內之官必自夫婦親之始有是官則有
是具如君牽牲割牲夫人薦盞薦酒卿大夫從君
命婦從夫人皆必各有所執故曰官備則具備
由小物說到美物至陰陽之物可謂備矣故承說
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云云

盡志方可去盡物由官備具備說到物無不備是
外盡其物然却由中出以內盡其心故總收之曰
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此祭之心正應
前生於心心怵此孝子之心三心字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者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者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

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

非莫耕也非莫蠶也二語起身致其誠信云云語極透發

前下誠信忠敬四字此下誠信字曰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盡字分明是箇忠字或分開言或一氣

下總發孝子之心是文章之妙處

大事是祀事恭敬如拜表進箋朝廷大慶賀大封賞之類則臣子不可不齊戒者

物與者欲無時無事而不防且止也茲論齊故以不齊時相形齊時之為尤慎耳

樂亦人情所不免也然安意肆志每生于其樂故齊時不樂併耳亦不敢聽樂也

不敢散其志也言收攝之使藏於宥密耳君子無時不收此為尤謹耳

心不苟慮必依於道精明收斂於其內矣手足不

苟動必依於禮精明收攝於其外矣故承說君子之齊專致其精明之德也

天賦我以至精至明之德本所固有也唯不定且齊此精明之德有時乎散失耳散齊致齊以定之

齊之則無不定無不齊而精明之至在我矣本此精意精志為明禋明享而不可交於神明乎祭義

曰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正是如此此祭之所以必先於齊也

上言誠信忠敬可以事神明此言精明之至可以交神明聚得已之精神方可格郊廟之精神此是

禮記卷之十一
大道理

天子諸侯非莫舞也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
尸與天下樂之與竟內樂之蓋必如是乃謂身致
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必如是乃謂專致
其精明之德以交於神明也論物則凡天之所生
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論事則籍必親耕
牲必親殺酒必親獻尸必親迎樂必親舞苟可致
者莫不自致此之謂孝子之心此祭之所以必獲
其福也彼徒徇其物曰祭云祭云者神其饗乎哉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

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
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
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
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
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凡祭有餼餼者
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
如始餼其是也可以觀政矣

凡祭在識所重識所重則此心倍加虔慎故曰假
於外以增君子之志然君子之志豈必假於外哉
故又承說與志進退見欲重其外必自重其內始

也
必身自盡也向正應前身致其誠敬句蓋身致其誠敬無非重祭之禮故曰所以明重也

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已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

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篇首云無所不順之謂備故由內盡志外盡物說到身致其誠信專致其精明之德必身自盡以明重以及於餽之善其終因說可以通於政因復提前順備字曰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因說君子之教必由其本原復歸到順字上去重重指點重重剔發而又重重關鎖極得文章之妙法

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總是順立其教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總是順從其欲盡其道盡祭之道

禮記卷之十
也順也端其義端祭之義也順也而教生焉故曰
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

祭有所當行者曰道而其所宜爾者曰義前曰盡
此三道者曰此祭之道也曰此聖人之道也統是
此道字曰唯賢者能盡此祭之義正是此義字
君子之事君也云云是泛論以發明教必宜順之
意君子之教必由其本云云則承正意說見唯祭
為順之至此教之本不出於祭也註以已之心云
云極訓得明透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
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
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
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

筵几祝祔祭之始終備矣而精神專在於致饗故
曰交神明之道

君迎牲而不迎尸全於嫌疑上致其分辨故云明
君臣之義

檀弓云君子抱孫不抱子孫可為皇父尸也故君
之所不臣也是父子之倫

隨尸飲次第為獻卿大夫及士等之次第又所用

之爵或玉或瑤或散而又皆以齒此謂明尊卑之
等

夫祭有昭穆指所祭者言然不獨所祭者生者亦
有之故說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
序而無亂也何者太廟所生出者其本其支其麗
固百億也是故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
不失其倫焉此以明親疏之殺也

爵賞未必盡出於太廟此所言是大封拜必於廟
行之者故言爵賞之施

異所立易所執授受不相襲爵必易皆是章男女

之別

惠上所施也即是政政有節目曰事事所就緒曰
功凡政壅而不行至於事無成功不立者由惠之
不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而功立矣是以
見政事之均

賜爵雖旅酬事然必若先洗爵以獻而後衆方旅
酬也觀上文君洗玉爵獻卿云云自見此謂長幼
有序

上下分相懸絕易至忽遺自非明炳在上未有不
遺於微小者然知及而惠不及猶然其無見也故

說唯有德之君為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
之後又云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至
於無凍餒乃見其明且仁也然於祭之有異者見
焉故曰此之謂上下之際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
烝禘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
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
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曰禘嘗
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
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

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
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
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

禘禘嘗烝分陰陽不必論矣唯禘者陽之盛嘗者
陰之盛方氏以陽道常饒陰道常乏解似未當何
者饒故及於夏始為盛焉似也乏故及於秋已為
盛矣其何以說也愚謂此盛字當以物為驗春時
生意雖發而未盛長也唯夏則為盛長焉秋承盛
長之後物漸收成而異於冬之斂藏故農稱有秋
斯二祭時比春冬時較為不同故曰陰陽之盛耳

石林葉氏曰陽達於春物方蠢動陰終於冬物已
退藏益亦此意

舉禘嘗之義則禘與烝具在矣要識得

論治國之道仁孝誠敬盡之矣而唯於祭為特著
故揭為治國之本

明其義者君也云云益專以明義望其君故云然
耳非其臣不當明也

夫義者所以濟志也云云重在一志字而德其本
何者人君以子民為志中間煞有許大經論料理
皆本諸德之發究竟則仁孝誠敬焉爾已然此義

莫備於祭也明得此義方可以子民故曰所以濟
志也諸德之發也若然則非有德者不能有是志
故說其德盛者其志厚厚篤厚也然欲濟是志者
不可不明其義故說其志厚者其義章章明也其
義章則其祭必敬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此民之
所以各得其所也義非所以濟志而何非治國之
本而何

古者世官世祿同姓為多故說竟內之子孫莫敢
不敬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則竟內之民無凍餒
者矣故下反言不敬者不足以為民父母

疑於其義疑字正應上章字明字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
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
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
者能之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
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
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
世教也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
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為之者明足
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

伐可謂恭矣

銘取自名之義已不能成其名未有能稱述先人
之美著之後世者所以人貴自立

稱揚者稱而揚之也稱揚先祖之美明著之後世
顯親揚名孰大于是

銘之義固稱美而不稱惡然必其德善功烈勲勞
實著於當世則可若但舉慶賞聲名凡居高位者

皆有之可虛誣其祖以欺天下萬世乎是有銘不
若無銘之貴也

德善雖似根於身心一邊然此與功烈勲勞並論

則亦其被於當世者耳易曰善世而不伐德博而
化正此德善二字

曰德善又曰功烈又曰勲勞言先祖當日所著之
盛美有若斯之盛者兼之慶賞聲名見當日所錫
予所稱頌又若斯之盛者此其列在天下不可泯
滅故必勒之鼎彝以垂不朽曰自成其名焉以祀
其先祖者言必如此其銘勒乃成顯揚之名以彰
祀典之盛美耳故緊承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
夫子論孝終以立身行道顯親揚名於後世此是
孝之第一義故曰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得比

於銘勒之次如臨祖考之側而親承其訓也故稱
順勒此明示於後世使萬世子孫皆尊奉祖宗之
彝訓而不敢越也故稱教

由崇孝與順與教看來則凡欲顯揚先烈而訓示
子孫者非銘不可何者上不得則美不傳下不得
則刑無法也故說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

稱是稱揚先祖所以稱揚而為銘者則後人也既
美之又美之者美其能稱祖考之善而又不誣其
實足以垂訓於來茲也故緊承說明足以見之云
先祖雖有盛美後人醉夢而不覺孰見其可銘明

禮記卷之十
及之而意念懶散不能真誠以上請孰與其為銘
然此銘世世之利也見不到可傳可法處孰利而
為銘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非
賢而何然此意專在顯揚其先唯恐其美而弗傳
非以自伐其功曰我能如是以光其先也是謂賢
而勿伐故又稱恭焉

使君上與已銘使字易一請字何如利之當是世
世之利非獨利已之得次名於下也敢問高明
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
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

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
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耻也

夫銘論譔先祖之美明著之後世此身得比盛美
之後國家獲顯用賢之光其隆重如此此古之君
子所以必為是銘也

無美不足稱不必銘也而必稱之是誣也

三者君子之所耻此有善者弗可弗知弗可弗傳
也無美弗可稱弗可誣也然則銘誠論譔先祖之
美明著之後世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非可效無
美之稱反誣其先人也

禮記卷之十一
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
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
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禘嘗是也子孫纂之至于
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謂周公有大勲勞而追念之是也賜之重祭非也
子孫纂之至於今不廢尤非也周公之德重在宗
室重在天下周天子宜銘其功德於宗廟之彝鼎
不當賜之大祭以為重魯子孫亦宜請銘功德於
其廟之彝鼎不當受大祭以重其國乃知此說之
為謬也

經解

入其國節是一段天子者節是一段發號出令節
是一段禮之於正國也至末是一段各不相蒙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
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
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
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
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
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
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

禮記卷之十一
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此教字是風教之教其為人也云云若就一人言而被之風教者無異也故說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易詩書禮樂春秋自有大義理在溫柔敦厚云云但只說得皮膚不曾說得聖人之精蘊

溫柔敦厚云云非必實以詩書禮樂為教也就其人之儀象如斯若得於詩書禮樂之教也云爾故就其溫柔敦厚而過者謂失之愚就其疏通知遠而過者謂失之誣也云爾詩書禮樂何嘗有失習

之過者失之也觀下文深於詩深於書等一深字自見得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

有天地不可無聖人天子原與天地參者天子與天地參便宜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矣而合德與明要在兼利而無外明燭而不遺故並舉

禮記經解卷之十一
言之而又推其平日所自養者悉協於禮度之則
此百官萬事無不各得其理而無愧於參贊之實
也

必兼利萬物始合天地之德故德配天地下着此
句必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始合日月之明故與
日月並明下着此句

聖作通明解仁聖禮義皆有序而皆率由之所謂
非先王之法行不敢行也

居處有禮二句本上文泛泛說來起百官萬事二
句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
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
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
禮不可誣以姦詐

此節語意謂唯禮可以正國如唯衡可以知輕重
唯繩墨可以辨曲直唯規矩可以成方圓耳方氏
却將輕重曲直方圓通貼在禮上說失本旨

國之不正由無禮以辨其姦也不可誣以姦詐則
禮明而國正也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

禮記經解卷之十
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

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隆尊崇也猶中庸尊德性尊字由率循也猶中庸道問學道字方氏謂隆禮所以極高明由禮所以道中庸不知其解

易曰君子以立不易方方是人之定所有方則為

禮言經解卷之十一
君子故稱士無方則為小人故稱民方氏道無方也云云愚亦不知其解

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大別於庶民何也禮是敬讓之道不可一日而不隆不由能知此敬讓而服膺在廟在朝冝家冝鄉無所往而不善矣故說以奉宗廟則敬云云又証以孔子之語

繫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來見此禮之所明皆所以坊亂也坊則可無亂患不則亂生而不可止是以禁之不容已也然所為禁者豈待既發哉禮教日隆於其上使惰心佚志自然不敢竊發於其間

則教化之所止視刑罰之所止霄壤哉此禮為可貴而先王必隆之也

易之大畜曰童牛之牯元吉方其童而牯之烏乎觸此禁之說也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

禮所從來舊矣故稱舊禮

禮之教化也微三句語極粹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但辨也禮別嫌明微每從初辨處早辨而豫防之使淫心佚志莫敢以竊萌自然日遷善遠罪而不知其教化如何其坊止如何此先王必隆之以

禮言紀解疑附卷之二
教天下也此隆字正應前隆禮一隆字
政令刑賞皆教化也懸之象魏著矣人猶有肆其
邪者何也養之未豫也禮不外行止疾徐之間退
遜謙恭之節自世視之不謂迂踈不切乎而先王
特重焉隆之由之俾皆童而訓長而習而久且毋
變焉政令弗煩也刑賞弗事也孰為禁以止之而
若於其訓者自恊於其極毋敢少佚於惰淫之歸
此其為教化也微耶著耶其止邪也已形耶未形
耶其民之徙善而遠罪也知耶否耶則曷以致是
識教之本而養之豫也有志於教化者尚審諸

哀公問

孔子曰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
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
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䟽數之交也君子以此
之為尊敬然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
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
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
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
雕幾噐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
行禮者如此

禮與生俱生者也無是禮則不能生矣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此要細看三箇然後字面見君子尊敬此禮然後以其所能者教百姓不廢其會節不遽教也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不遽治也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不遽言之備之設之脩之也乃所自奉但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噐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焉其用於民者如是其有節也故下文曰昔之用民

者由前要體會

易曰亨者嘉之會嘉會足以合禮凡禮嘉其際會處自有品節在君子特不廢之耳非創舉也此句正是以其所能教百姓意

禮有不可廢者事在必成雕鏤文章黼黻其可已乎然必待有成事而後治則君子用民之有節也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云云亦此意

其順之云者治所當治而上下皆無違心也古人行禮而必先之政通民和者蓋如此喪筭須細講乃明故下箇言字

禮記卷之十一
十一
歲時二句宜相承者祭祀時必有燕以合族非二
事也

即安即字下得極好即云者即如此而更無加也
此字直貫到食不貳味

曷云與民同利凡君子行禮若上文所云不無取
用於其民而自身又過為崇奉若下文所云其誰
堪之唯用其所不得不用者而儉於自奉乃可與
民同利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
乎黼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便是用民的樣
子

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教慢固民是盡
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
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

好實無厭固民是盡求得當欲不以其所今之用
民者若是哉可嘆已

求得當欲者必求其得以當其欲也

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對曰人道政為大政者正也
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

中庸哀公問政孔子對以人道此問人道孔子對
以政為大可見政為人治之大人為出政之本二

禮記公羊疏卷之十
者固不可相離也

人之所以為人者三綱政之所以為政者三綱三綱不正未有可舉乎衆紀者

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此條專重一敬字

親之也者親之也句方氏解已親其人乃所以使

人之親已未當愚謂此二句專重在我親其人士孔子意若曰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為何我思此禮宜親而親之也故緊承君子與敬為親句又緊覆說舍敬是遺親也句

親之根愛來而善用其愛根敬來弗敬之愛雖親非正也慶源輔氏曰彼以褻為親者未要其終也唯敬以為親則愛得其正此語意極遠而可味

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內

禮記公疏疑問卷之十
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
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耻足以振之國耻足以興之
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天子諸侯其先皆有功德於民故稱繼先聖之後
合二姓之好便生出子孫來繼先聖之後以為天
地宗廟社稷之主非謂祭祀時君為外主夫人為
內主之說也觀下文萬世之嗣也句自見得易震
為長男其辭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是一証

大昏雖一時之好合然由是生子生孫而子又生

子孫又生孫傳之萬世而無窮故曰萬世之嗣

直言之禮原難解石林葉氏曰夫婦正則名正名
正則言順故出則足以治直言之禮亦通

宗廟至大禮也得后夫人為主于內而後治則斯
禮之行其乾始坤成之大義乎故足以配天地之
神明直言至大禮也得后夫人正名于內而後治
則斯禮之行其辨別上下之綱紀乎故足以立上
下之敬禮足以配天地辨上下而物其有不振舉
乎國其有不興隆乎而何廢墜衰弱之可耻也故
曰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禮記公羊疏問卷之十
廿五
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
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
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
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
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
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太王之道也如此則國
家順矣

說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又說君子無不敬
也敬身為大蓋此身是親之枝實妻與子之綱也
所以君子先敬其身

讀身者親之枝也數語不能敬其身非孝子也
身與妻子人皆有之而人不能盡其敬立箇敬的
樣子與人看全在上之人故曰三者百姓之象也
身以及身三句正是立象處然身尤其本也故先
從身說起

身以及身三句說推及之理本如此君實能行此
而推及之則天下之民無不各得其所矣愾从小
从氣有志氣充足無間意不但至焉暨焉而已也
詩頌太王曰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妃受命
既固其敬身也如何其敬妻子也如何此其立民

禮記公羊疏問禮卷之十
之象以愾乎天下者註但舉其平日之言不以養人者害人於此章之旨為未切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

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

君子之言動下民所觀法也即有過焉民胥從之可無慎乎故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

百姓不命而敬恭全在君子言動之不過不然而作辭作則敬於何有故曰如是則能敬身孝經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是敬身成親之說也

使其親為君子方稱是箇人方稱是箇子

禮記公疏卷之十
十七
前從愛人為大說到夫昏而推本於敬身此復從
愛人為大說到有身以至成其身蓋為政未有不
務愛人者然非以敬成身未有可愾于天下者故
反覆言之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一過乎物即失其則矣
身惡乎成

因物賦物是身所由來隨物體物是身所由成
究竟不過者何言不過辭動不過則而已

仁人孝子非二也自愛人言曰仁人自成親言曰
孝子耳觀下文仁人事親孝子成身可見

事親如事天則其愛也敬事天如事親則其敬也
愛愛敬兼盡而何愧于天何忝於親是謂成身
開首論人道曰政為大推說愛與敬為政之本此
論成身亦不出此二字意是為人道結局

仲尼燕居

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

禮是心之本體有自然之中在敬恭勇不協於自然之中是不中禮觀下文可見解禮者動以節文二字言愚謂不若訓心體之中之為當也

此敬字恭字勇字是就其致敬為恭尚勇處言合心與容皆有之不必分敬以心恭以容也

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禮乎禮口氣若曰人要為此中除非是禮但行禮

禮記卷之十
時必求合乎禮之本體則得之矣何者夫禮在人
心原是天然之中却制定的一般不可過不可不
及者也行禮者而皆合此自然之制則中在是矣
故將為此中者必在禮乎禮也

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郊
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
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
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領惡而全好則此心一仁也仁則無所往而不為
仁矣故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云云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
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俵俵乎其何之譬如
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
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
禮體事而不遺故隨事而無不治

事之治事字所包甚廣自治心治躬以至於治國
治天下皆是物也有其事必有其治言必有所以
治之之理也故緊接治國而無禮云云
非燭何見言不明燭此禮也

子曰禮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

禮記卷之十一
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與
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
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
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
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
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
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禮有九焉大饗有四此只形容大饗之禮之大不
可不知耳訓詁家乃將揖讓入門以下分作九節
謂此中大饗有其四焉似覺拘泥至將行中規還

中矩分為二節則尤為可哂之甚者

行中規三句不過形容其行其還其和鸞之曲中
耳行如何分得一節還如何分得一節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禮之周到處皆仁之貫徹
也故曰如此而后知仁焉

一行一還一和鸞一出徹皆曲而中樂以和誠
無物而不在禮也

賓主相接只是箇情而所尚只是箇德而其相成
只是箇事此於金作升歌管象悉示焉則古之君
子豈必親相與言哉以禮樂相示焉耳矣識得禮

禮儀典 卷之十
樂相示處則雖猷猷之中而其事即聖人已蓋謂
其所得之深也此當細加體認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
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
此承禮樂相示來禮樂相示而不以言則世論禮
樂者當反求其本原不在聲容度數間矣故說禮
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

理與節皆在吾心此心有理有節動作即是禮樂
不然未可以輕云禮云樂也故說君子無理不動
無節不作

理與節非二物詩禮樂非三事一德焉耳矣

有理有節未有不能詩能樂者未有不厚於德者
不能詩云云甚言理節之不可不熟耳

理節矢諸口曰詩和於衷曰樂得諸身曰德

無序曰繆無文曰素無實曰虛此篇通主禮說故
說於禮繆於禮素於禮虛

子張問政子曰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
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
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與羽籥作鐘鼓然後謂
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

禮記卷之十
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
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政不過使民各得其所各適其欲而禮樂之道備
焉故說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

要知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行綴兆與羽籥作鍾
鼓皆禮樂所不可廢但其實則在言而履行而樂
明於禮樂者明此履之樂之而已

孔子閒居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
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
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
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
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
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
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
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
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

禮記卷之十一
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畧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

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為民父母行政大抵以禮樂教化為首務然不達其原悉屬儀文末節耳故必通達其原真知此心可通於四海究極其至而行自然廣被於天下且先事而豫防使必無禍敗之及則盡為民父母之實心可稱為民父母之實政是詩之所謂凱弟君子也

至以極言無以微言總本達禮樂之原來

既無矣曷以行言實有是心實為是事而要歸于無思無為則不謂之行不可也

曰致五至行三無橫於天下足矣何又益以四方有敗必先知之也凡善為政者圖其成先虞其敗先知而為之所則可終無敗而四方安享其成矣此是致五至行三無實實憂民一大緊要處故特提出言之中庸論至誠參贊化育必說到善不善必先知之正是此意

詩禮樂哀四字要看得細五至雖有次第而總由一志字來此志一至四者自無不至不則雖欲強

其一至有不可得者故下文云志氣塞乎天地志之至志也詩禮樂哀之至皆氣也而其實有不相離者細體之自得

子民之心誠切懇到心口之間自然欲隱秘而不容得者這便是詩至有是心口之圖維自然有許多經綸料理出來這便是禮至有是經綸料理自然欣喜從事而不為疲這便是樂至樂此而不為疲則視民如傷唯恐或玷於危亡也將戚然而不自寧這便是哀至哀本於樂樂轉為哀朝夕往來於中無少止息這便是哀樂相生所以視不可得

而見聽不可得而聞而此志此氣充塞於天地之間也此之謂五至恐非興於詩立於禮有其序有其和之說若謂君樂民之生哀民之死民亦樂君之生哀君之死為哀樂相生抑遠矣謂塞乎天地即所謂橫於天下也抑又戾矣

叙五至說到志氣塞乎天地總完得一箇志字樂必有聲乃欣喜懽愛有不可得而形容者則無聲之樂也禮必有體乃品節經制有不可得而儀象者則無體之禮也喪必因服乃哀閔痛傷有惻然出於衰絰之外者則無服之喪也故下文引三

詩以擬其近

無聲之樂樂字即上文樂亦至焉樂字無體之禮禮字即上文禮亦至焉禮字無服之喪則哀矣即上文哀亦至焉之意上文云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分明就是一箇無字了唯至乃可稱無唯無乃謂之至首節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原一氣說下藍田呂氏曰先儒謂此三者皆行之在心故稱無也體得極好夫子斷章取義將其命宥密一語形容樂之無聲恐不當作寬靜安民解

禮記卷之十
威儀速速不可選將併威儀而恣忘之矣所以近
無體之禮

君子服之云者常致五至行三無而頃刻不離于
心也若爾則由中達外發越奮揚將有不可遏抑
者此一段光景甚佳故云猶有五起恐非五種起
發其義也

易曰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此便是五起光景

人與已同此氣志也故始之氣志不違便氣志既
得

五至總是一至三無總是一無就無聲之樂說到
氣志既起完志氣塞乎天地一語其無體無服從
可知矣

首節云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後何無一言之及也
哀亦至焉哀甚麼無服之喪喪甚麼總是此憂民
之心豫圖於未敗之先也故直說到氣志既起施
及四海施于孫子處

氣志既得便氣志既從便日聞四方而氣志既起
既起云者在在無不興起而不知其所自也心和
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而天地萬物之和莫不

應之這便是氣志既起光景

威儀遲遲便自然欽翼而不放故繼云翼翼

上云志氣塞乎天地此就氣志不違直說到氣志既起總是此志此氣也上從志之所至說將下故云志氣此就無聲之樂發出來故云氣志耳必到氣志既起方完得志氣塞乎天地一語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

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違聖敬日齊昭似遲遲上帝是

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天有四時春秋冬夏

風兩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

廢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

有開必先天降時兩山川出雲其在詩曰高高維嶽

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為周之翰

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

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

其文德協此四國太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

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禮記子夏疑問卷之十

廿八

其身為天下役豈好勞惡佚性與人殊哉天欲傾
否開泰將此大任責之聖人雖欲辭其勞有不可
得耳書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又曰天工人其代
之易曰君子以勞民勸相總言此勞之不容辭也
但唯所存毫無自私自利於胷中而實實為勞民
勸相之事則至誠參贊化育之所為異於後世尋
常萬萬者故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曰三王之德
參於天地

昭格遲遲上帝是祗此是湯之心事此正其聖敬
日躋處故曰是湯之德也註湯無心於得天付之

悠悠也語極精透

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陽舒陰慘皆天地之至教聖人
所不能違者禹之禪受湯武之放伐何心哉一奉
天地之無私耳故說天有四時一段

日月照臨雨露濡潤物所由生也然非雪霜之肅
殺風霆之奮擊曷由生且成哉易曰鼓之以雷霆
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與此語相發
乾道變化是天之神氣地載此神氣以有終全在
風霆上見得故承說風霆流形庶物露生易曰坤

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即此意

風霆曷形哉然其披拂其奮擊却有不可掩者於
庶物露生處可驗得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品
物之流形即雲雨之流形也然則庶物之露生非
風霆之流形曷以致哉

清明二字緊承天地之教來天有四時風雨霜露
何心哉此氣常清明也地載神氣風霆流形何心
哉此氣常清明也聖心無私此清明與天地合其
德則其氣志自與天地同其變化故曰清明在躬
氣志如神在躬者身有之之謂也

聖心何欲哉乃時之所適天意人情有必至是者
即聖人亦願欲為之是所謂者欲也要識聖人無
欲而亦有者欲而原歸於無欲

湯之德在聖敬二字文武之德在清明二字

令聞從令德來必先其令聞者必先其令德也故
上文曰湯之德曰文武之德此總曰三代之德也

然又云太王之德者何禹治水土地平天成功德

與天無極此不必言唯湯武放伐功在天下不小

然所以篤生此人者全由祖宗積德所致故論湯

之德曰帝命不違直究其自契以來為天命之所

禮記卷之十
嚮論文武曰弛其文德協此四國直言此是大王之德見此令聞所從來者遠故其奉無私以勞天下其德與天地相參也

懼意同

子夏問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又問三王之德參於天地其有關於世道不小夫子一告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一告以奉三無私而先令聞其有裨於世道甚大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written in a traditional East Asian style, possibly Chinese or Japanese characters, and is arranged in a column.

